

紫华枫月

著

倾心千载终成陌路，
百年缱绻难敌忘川一渡。
原来，即便神仙眷侣也难逃夙命纠缠。



浮生三世

FUSHENG
SANSHI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浮生
三世

FUSHENG
SANSHI

下

紫华枫月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浮生三世 : 全 2 册 / 紫华枫月著 .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2015

ISBN 978-7-5399-8422-3

I . ①浮… II . ①紫… III .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27937 号

书 名 浮生三世 (全 2 册)

作 者 紫华枫月
选题策划 秦 瑶 涂继文
责任编辑 丁小卉 姚 丽
文字统筹 秦 瑶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燕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毫米 1/16
字 数 320 千字
印 张 28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8422-3
定 价 55.00 元 (全 2 册)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下册



第十三章

三生石上三生书 / 001

第十四章

峰回路转天地变 / 021

第十五章

前尘神威号众仙 / 036

第十六章

暗流汹涌波涛急 / 051

第十七章

烽火燃尽天界色（一） / 068

第十八章

烽火染尽天界色（二） / 083

第十九章

风云四起涌暗流 / 098

第二十章

未曾对面不相识 / 120

第二十一章

两地相思共明月 / 134

第二十二章

携手并肩斗众仙 / 146

第二十三章

光华散尽天颜现 / 163

第二十四章

天命花好遂月圆 / 180

番外一

西风吹落杏花雨 / 183

番外二

红衣翩跹倾世舞 / 189

番外三

北方佳人终有逢 / 195

番外四

红尘万丈道心启 / 200

番外五

天若有情爱永恒 / 207

夫妻爱情五十问 / 213

第十三章 三生石上三生书

白弈缓缓睁开了眼睛，金色眸子里的光芒不甚清晰。

他面前似乎有些模糊的影像不断闪动着，他想上前看个清楚，却在迈出半步后就被一道看不见的墙阻住了去路。

白弈一愣，随即猛然闭眼摇头，再睁眼时，眸光终于恢复了澄澈。

他再次朝前看去，那些模糊的影像逐渐清晰，最终显现出了一片青翠葱郁的山林之景。

“这是……”眼前的景象让白弈觉得既陌生又熟悉，仿佛他曾置身于其中。

“这是你的第一世。”虚空之中突然有一道声音响起，好像是从遥远的地方传来，又好像是自他内心最深处升起。

白弈心中一凛，步入曼珠沙华花海之后的记忆，开始自混沌的思绪中慢慢梳理清晰。

他记得自己与玄泽一起随红药步入曼珠沙华花海深处后，亲眼看见了三生石上关于他和苏红澜前世今生的种种纠葛，玄泽也由此相信了他的身份。可是，正当他二人准备离开之际，一道紫色光芒出其不意地将他二人笼罩其中，他只来得及看见这道紫光是从三生石中射出，之后便

完全失去了意识。

“你是三生石？”白弈微微皱眉，声音低沉。

“正是。”对方也不避讳，大方承认了自己的身份。

“你将我摄入这一虚空境界中究竟有什么目的？玄泽人在何处？”

白弈散开神识感知了一下，发现自己正身处三生石布下的一个结界当中，这个结界很可能是三生石以自身石体为基构筑而成的，如果三生石不开启，他只能打碎三生石冲出去了。

“放心，玄武神君平安无事。”

白弈的金眸中闪过一抹厉光，片刻之后神色却又平静了下来，“你的结界困不住我。我若打碎这虚空境界，便是打碎了你的永恒生命。”他缓缓扫了四周一眼，最后将目光重新锁定在了眼前的葱郁山景上，“也许别人在乎你所记载的天地万物之繁荣与衰败，我在乎的却只有那一个人的安危。”

“我明白，白虎神君自始至终在乎的都只有朱雀神君而已。但神君可曾想过，以你如今的状态，敌得过天界众神吗？敌得过青龙神君吗？又敌得过东华帝君吗？

白弈没有说话，他清楚自己虽然恢复了白胤的记忆，同时也恢复了神君的部分神力，但并不足以抗敌天界众神。可是即便如此，他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苏红澜和自己任人摆布，就算豁出这一世性命，他也要将苏红澜自天界救出。

“所以神君，你需要恢复至少一半的神力，才能将朱雀神君自帝君与青龙神君手中救出。”

白弈猛然抬头，金色的眸子里瞬间杀意凛然。

“你到底想说什么？”随着他的话音，似乎连虚空境界中的影像都跟着颤了一颤。

“上古神祇与其他天地万物不同，你们的神力除了源于自身长年累月的修为，更因你们的记忆而越发深厚。然而，你与朱雀神君转世多次，神力因每一世的忘川之水洗涤而越发薄弱，若你想恢复被忘川之水洗涤的这一部分神力，必须记起这几世你与朱雀神君所经历的种种。

“所以？”白弈示意对方继续说下去。

“我能帮你回忆起每一次转世后经历的所有事情，只需你在这轮回境界中重新走完你的每一次转世。

白弈听罢，没有立刻回答，凛然的杀意却渐渐减弱，直到消散。

“我凭什么相信你？”不知过了多久，他再次开口。

“神君，你若相信我，救出朱雀神君还有一线希望。你若不相信我，此去天界，你唯有死路一条。”

虽然三生石此番话语不甚中听，但白弈也明白以如今的情势，他除了放手一搏，的确别无他法。

深吸一口气，白弈闭上眼睛，半晌之后再次睁开。

“说吧，我要怎么做？”他声音平静，全无刚才隐隐流露出的焦躁之意。

听他说出这句话，三生石似乎也松了口气，“神君，你只需……”

白莫峥猛然睁眼，愣了好半晌才想起来自己身在何方。

今天一大早他就被师父赶上山采药，没想到自己没采到几株草药反倒困得睡着了，看来以后不能看医书看得太晚，否则下次要是睡着了碰见虎豹豺狼之类的，自己这条小命就搭进去了。

暗叹一声“好险”，白莫峥赶紧爬起来背起药篓准备上山继续采药。

正当他转身欲走时，一道突然传来的尖叫声吓得他差点跌坐在地上。

“怎……怎么了？”他慌忙握紧镰刀四下张望，瞧了半天却什么也没看见。

就在他以为刚刚那声尖叫只是自己的错觉时，尖叫声又响了起来。

他这次只凝神片刻便立即朝一个地方飞奔而去，只因在那声尖叫中他清楚地听见了“救命”二字。

“有人吗？”循声到了一处悬崖边，白莫峥举目四望，一边寻找一边大声喊道。

随着他的喊声，悬崖下面传来了轻微的响动。

白莫峥立刻冲到悬崖边朝下望去，只见一名红衣少女正悬在峭壁上，双手牢牢地抓着壁上的杂草，似乎随时都可能失手掉下去。

“姑娘，你坚持住，我马上下去救你！”见情况紧急，白莫峥连紧

放下药篓，从里面拿出采药用的绳索就近绑在一棵树上后甩下了悬崖，然后他顺着绳索攀了下去。

红衣少女听见有人来救自己，连忙抬头去看，却在看见白莫峥后瞬间变了脸色。

“妖……妖怪！”她尖声叫道，抓着的杂草也在这时脱出了岩缝。

“小心！”白莫峥也被她吓了一跳，幸好此时他已经攀到了离少女不远的地方，眼见少女突然脱手，眼疾手快地将她抓住抱入了怀中。

少女惊吓更甚，不停地拼命挣扎着。

白莫峥知道绳索承受两个人的重量已经十分吃力，未免她再这样挣扎下去引发意外，他只得叹了口气，假装凶恶地凑近少女耳边说了句话。

少女立刻睁大了眼睛，随即吓昏了过去。

“真是的，救个人还这么麻烦。”白莫峥确定她已经失去了意识，一边苦笑，一边抱着人朝悬崖上爬去。

不知过了多久，红衣少女终于悠悠醒转，神色茫然地看了一会儿天，突然猛地坐起身来，拼命朝最近的一棵大树躲去。

“喂，我长得真这么吓人吗？”将她的反应看在眼中，白莫峥有些哭笑不得。

不过他并不恼，因为这样的反应他已经见过太多。除了他师父，但凡初次见到他的人，无不露出惊骇的表情，只因他天生雪肤白发，瞳孔颜色更是浅得接近金色，乍看之下着实不像人类。

“你……你……”红衣少女惊恐地看着他，似乎没明白他话中的意思。

“天色不早了，你还是赶紧下山吧。”白莫峥见少女除了惊吓并无其他外伤，重新背起药篓准备离开。

“等一下！”见他真的要走，红衣少女迟疑片刻后突然叫道。

白莫峥闻言，停下脚步回头看她。

“你……你真的不是……”红衣少女又往后退了一点，“真的不是……妖？”

见她的确吓得不轻，白莫峥想了想，最终还是转过身蹲下来开始安抚她。

“若我是妖怪，肯定也会伪装成凡人的模样。”他微微一笑，浅色

的眸子映着夕阳的余晖，“你见过哪个妖怪堂而皇之地以真面目四处游荡，见人便说‘我是妖怪’的？”

“可这是深山……你真的不是妖怪？”红衣少女小声嘟囔着，随即又问了一遍。

“说到妖怪，我还想问你呢，一个女孩子怎么穿着一身红衣在深山里乱跑？你的家人呢？”白莫峥有些好笑，不禁反问一句。

闻言，少女的眼神立刻暗了下去。

“我不知道我爹娘是谁，我是个孤儿。”少女抱膝而坐，将脸埋在双膝之间，“这几年，山下连年干旱，村里商量着要敬献一个女娃给山神大人祈雨，思来想去也没想出合适的人选，直到有人提议了我……”

“山下连年干旱？”白莫峥有些不信。

这几年，山里气候一直很正常，雨水也很充足，仅是山上山下而已，怎么可能相差这么多？

“他们送我上山时，我趁他们不注意就逃了，然后他们一直在追我。”少女没注意到白莫峥的表情，继续自顾自地往下说道，“我慌不择路中跑到了悬崖边，发现危险时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所以就失足掉下了悬崖。”

白莫峥表情严肃，微微皱眉，似乎并没有听见少女刚刚说的话。

少女见他如此模样，刚刚平复的心绪又开始慌乱起来，张了张嘴，却没说出半句话来。

不知过了多久，白莫峥终于再次看向她，“姑娘，你是说山下连年干旱，所以你村里的人才想着要送你进山祈雨？”

“是的。”少女怯生生地回道。

“我在山里生活了这么多年也未见过山神，且山中雨水一直很充沛，根本无干旱迹象。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山下出了问题。”白莫峥说着，朝红衣少女伸去一只手去，“姑娘，你还是先同我去见我师父吧，如今这种情况，你也不可能再回村子了。对了，还未请教你的芳名？”

“我……我叫红药。”红衣少女看了他半晌，在伸出手的一瞬间小声回道。

“我叫白莫峥。”白莫峥微微一笑。

正当玄泽欲与白弈一同离开曼珠沙华花海时，一道突然出现的紫光刺得他睁不开眼，待紫光散去，身旁的白弈也消失无踪了。

“这是怎么回事？”玄泽一时间惊骇非常。

“公子莫慌，这不过是一场考验罢了。”引他二人前来的红药抿唇轻笑，神色如常。

“请红药姑娘不要同我开玩笑。我与白弈还有要事在身，没有时间在此耽搁。”玄泽四下张望却遍寻不见白弈踪影，心中渐有不祥的预感升起。

红药闻言并不搭话，只是微笑着站在原地，似毫不在意他的焦急与不安。

心知白弈定是遇到了麻烦，玄泽略一思索便猛然拔剑，抬腿朝三生石走去。

“公子要干什么？”红药见状，红袖一拂，身形一闪，瞬间挡在了玄泽面前。

“刚才那道紫光出自三生石，想来白弈突然不见就是三生石在作祟。既然红药姑娘不肯告知白弈下落，我只好将三生石剖开一看究竟了。”玄泽一边说着，一边继续朝前走去。

“放肆！”见玄泽并非开玩笑，红药原本含笑的面容瞬间变色，只见红裙翻飞，寒光凛冽间，数道剑气朝玄泽直射而去。

玄泽见这几道剑气凌厉非常，不敢怠慢，立刻打起十二万分精神招架。待手中长剑与剑气撞在一处，手心传来阵阵颤动，玄泽暗道对方修为高深之际，却又感觉到某种微妙的不妥。然而，不待他细想，那一袭红衣再次袭来。

与红药对战了将近三十个回合，玄泽渐渐感到力有不逮，反观红药却依然气息平稳、面色如常，仿佛这番打斗对她来说不过是跳了一场轻盈飘逸的舞蹈，丝毫不费力气。

玄泽心中的疑惑越来越重，之前他自红药剑气当中感到的异样也越发清晰，然而此刻稍有不慎，他便会被红药的剑气所伤，愈发严峻的形势叫他根本无暇思虑对策，渐渐被红药逼近了忘川之畔。

就在这紧要关头，一道青芒骤然从天而降，落在玄泽与红药之间，硬生生将红药逼退了十几步。

“什么人？”红药挥袖扫开漫天扬起的尘土和四散飘落的曼珠沙华花瓣，一边喝问，一边凝神戒备。

“破石头真是越发不像话了，一株什么都不是的小花也敢拿出来唬人。”清澈却略显年少的嗓音悠悠响起，还不等玄泽反应，红药却霎时脸色一变急退而走。

“哟，看不出来这小花脑子倒是挺好使的。”见红药退走，声音一阵赞叹。

玄泽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眼面前的人，看了好半晌，才不确定地叫出了来人的姓名，“灵……灵镜君？”若非对面前之人的声音、身形还有些印象，他着实不敢相信这人竟然会在此时此刻出现在此处。

“怎么，几天不见就不认识我了？”灵镜君转身，扬起下巴瞥了他一眼。

“不是、不是！只是晚辈实在不敢相信前辈竟然会出现在这里。我……”玄泽连忙摇头，还待再说，却被灵镜君干脆转身的动作打断了。

“如果不是七杀那小子又跑来死乞白赖地求我帮忙，我才不来忘川趟这浑水。”灵镜君翻了个白眼，看向三生石方向时，神色却不自觉地严肃了起来，“更何况，这浑水似乎比我想象中的……深哪！”

“前辈，你是说七杀大人他们已经从坤山出来了？”玄泽一愣，随即立即追问。

“走吧，再不去救那只白虎，事情恐怕就要闹大了。”灵镜君并不回他，一挥袖，便足尖轻点朝前飞掠而去。

玄泽随灵镜君返回三生石前，见红药正站在三生石一侧，另外还有一名褐衣男子和一名白衣男子与她并肩而立。

见灵镜君前来，三人竟都不由自主地白了脸色。

“小子，你刚刚竟然被一朵连精都没修成的曼珠沙华打得那么狼狈，真不知道你这么多年到底是怎么修行的。”灵镜君扫了眼红药，随便便对身后的玄泽一阵冷嘲热讽。

“什……什么？”玄泽闻言难以置信，刚才他明明感知红药修为高深、

剑气凌厉，为何灵镜君说她连精怪都没有修成？

“破石头，将别人的前世今生借尸还魂来装神弄鬼，身为一块自天地伊始便屹立在此的石头，你难道不觉得害臊吗？”灵镜君没理玄泽，径直朝三生石发问。

“灵镜君，我与你井水不犯河水，你何必多管闲事？”不多时，一道似有非有的声音乍起，将毫无准备的玄泽吓了一跳。

“闲事？”灵镜君冷笑一声，眸光渐渐暗下，“是，我与你的确井水不犯河水，你修你的石心禅，我修我的天仙道，但这是在此刻之前！现在，你竟妄图趁乱吸取四方神君的神力，扰乱天地秩序，你叫我还如何与你井水不犯河水？要知道四方神君都是上古神祇，其中哪怕一位神力湮灭，整个天地都将陷入混沌大乱之中。”

“四方神君早已不全，天帝与中央神君也不知所踪，天地如今已然大乱，再乱一些又有何妨？

“破石头，你当真要对白虎神君下手？”灵镜君闻言敛眸，沉默片刻后，再次抬眼。

三生石没有回话，红药与那两名男子却已经站到了灵镜君与玄泽面前。

“一朵曼珠沙华、一颗忘川砂和一只忘忧蝶，你真以为这些玩意儿能够拦得住我？”一语道破面前三人的本相，灵镜君沉声问道。

“他们身上附着的是谁的轮回转世你比我更清楚，你又怎知他们拦不住你？三生石的声音略带嘲笑，仿佛是在讥讽灵镜君的托大之言。

灵镜君不再说话，只是伸手拔出了身后的双剑。

“小子，你仔细看着。”就在玄泽也准备拔剑应战之际，灵镜君出言制止了他的动作，“轮回转世再多，本尊也只有一个。就算这块破石头能够将这些人的某一转世附在其他物件之上，到头来也不过是一场虚妄而已。既是虚妄，你便无需畏惧。”

“前辈，你是说？”听闻此言，玄泽不禁心中一动。

“朱雀神君、剑仙杨谦暮与修罗将军殷华，他们的本尊皆是这天地间叫得出名号的人物，若要我同本尊过招，我还得思量一下再出手。”

灵镜君微微一笑，剑气如水纹般自剑尖荡漾开来，“可惜了。”

话音未落，灵镜君的青色身影便如清风般瞬间荡进了三人之中。

三招，仅仅三招，站在三生石前的三个身影便像一阵白雾被风吹散般，霎时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自空中慢慢飘落的曼珠沙华花瓣、紫色蝶翼和细碎的褐沙。

玄泽看着眼前的景象，心中的想法越发坚定。

之前他与红药交手时，察觉到的异样就是因为红药并非本尊，那些深厚修为与凌厉剑气都是因“借尸还魂”而倒映出来的幻象。如果他能够早些明白这个道理，刚才交手时他定不会心生犹疑畏首畏尾，以至于逐渐处于劣势。

不过，等一下，刚才听灵镜君所言，真正的红药乃是朱雀神君的一生转世，而她的面容、举止与师姐又十分相似，难道？不会吧？

想到此处，玄泽不禁抬眼看向灵镜君的背影，露出了难以置信的表情。

“破石头，废话不多说，你是自己放人出来，还是待我从你身体里把人剖出来？”双手挽了个剑花，灵镜君将双剑背于身后问三生石。

“不愧是与我同为天地灵器的灵镜，一出手便是如此干净利落。只可惜现在就算你将我剖成两半，同样救不出白虎神君。”三生石沉默许久，声音再起时，忽有紫光自石内射出，在灵镜君与玄泽面前形成了一道影壁。

“这是？”影壁内的景象逐渐清晰，待玄泽看清楚后，不由惊呼出声。

“白虎神君为寻回神力已同意入轮回境界接受考验，现在除非他本人堪破轮回业障脱出结界，否则就算天帝亲临，也不可能让他从我的结界当中出来。”

影壁之内，正说着话的两人，一人白衣白发、英俊清秀，一人红衣黑发、笑魇如花。玄泽看得真切，这两人的形貌虽有改变，但的确是白弈与红药无误。

“看来，他是入了与红药同一世的那次轮回了。”灵镜君看了许久，神色沉凝地低声道。

“前辈，现在怎么办？”玄泽在一旁看得无比心焦却全无办法，只得扭头看向灵镜君。

“现在？现在我们只能等。”灵镜君瞥了眼屹立不动的三生石，第一次有杀意自眼中一闪而过，“如果白虎神君真的无法自轮回境界中脱出，

那么这块破石头，我只能替天行道将它碾作粉尘了。”

“如果白虎神君真的无法脱出轮回境界，最终是谁将谁碾作粉尘还不一定呢。”最后一句话响起后，三生石便再无声息。

玄泽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声音，他左思右想了许久，只能同灵镜君一齐聚精会神地观察起影壁内的景象来。

白莫峥似有所感地抬头看了眼窗外，晴空万里，只偶尔有一两只飞鸟翔过。

将红药带回草庐已经有些时日了，他同师父讲了红药的遭遇和山下的情况，但师父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让白莫峥将红药安置妥当。虽然白莫峥对这种安排心存异议，却又不能公然顶撞师父，只得谨遵师命将红药安置好后，依旧每天按时上山采药。

只是草庐里多了一名女子，平日里洗衣、做饭的工作便从白莫峥身上卸了去，日子一长，白莫峥反倒觉得这样的生活没什么不好，况且红药是一个性格开朗、知进知退的姑娘，相处久了，白莫峥越发对她心生好感。

终有一日，白莫峥趁师父外出时，偷偷将红药带到了他采药时发现的一处寒水潭边。

“红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你。”白莫峥犹豫许久，咳嗽一声清了清嗓子后，小声对她说。

“莫峥哥哥，你问吧！”红药笑着看他，却趁他不注意时搓了搓胳膊，像是觉得有些冷。

“红药，你可愿意……可愿意……”白莫峥见她朝自己笑，心绪越发混乱，脸憋得通红也没法说清楚一句话。

“愿意什么？”红药见他雪白的肌肤变得通红一片，觉得有趣，也忘了搓揉胳膊。

“可愿意……可愿意……哎！就是红药，你可愿意与我和师父一起住在草庐，就这样住一辈子？”白莫峥尴尬之余一抬眼便看见了对方眼中的戏谑之色，他一咬牙，索性大声将心中所想喊了出来。

红药一愣，似是没料到他会问出这样一个问题。

白莫峥说完就后悔了，“你若不愿意，就当我没有问过，改日我便禀告师父送你下山。”

“等等！”见白莫峥一脸失落的表情，红药忍不住唤道。

白莫峥闻声抬头，一双浅色的眸子立刻倒映出了红衣少女复杂的神色。

“莫峥哥哥，你刚才说的……可是当真？”不知沉默了多久，红药终于鼓起勇气抬眼与白莫峥对视。

白莫峥先是疑惑，随即像是突然明白了什么般用力点头，双眸更是因着少女的话而变得明亮非常。

得到了肯定的回答，红药瞬间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莫峥哥哥，我真是太高兴了。”红药欢快地朝他扑过去，不等他反应过来，她已撞入他的怀中，更是死死地抱紧了他的腰身。

白莫峥满脸通红，还没来得及思虑此时此刻该说些什么，红药便像是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般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莫峥哥哥，你知道吗？我自懂事起便不知爹娘是谁，只能一个人四处流浪，过着战战兢兢、朝不保夕的生活。”红药将脑袋埋在白莫峥的胸口，一双大眼睛微微闭起，透出些微寂寥的光芒，“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在同我相处了一段时日后都会惧怕我、厌恶我，仿佛我是天生的孤星，注定只能一个人颠沛流离地过完一生，直到我遇见了你。”

说到这里，红药忍不住抬头看向白莫峥，眼中的寂寥瞬间化作了满心的欢喜。

白莫峥张了张嘴，却没有说出半句话，只是伸手摸了摸红药那头乌黑的秀发。

然而，心疼红药之余，他又觉得她这番话似乎有一丝不妥，他记得红药曾说过自己是山下村里的孤儿，一直在村里长大，她此刻为什么又说自己曾一个人四处流浪呢？

“你是我所遇见的人中，第一个待我好的，也是第一个对我说希望我能同你一起生活的。在你之前，我一直觉得这人世间除了自己以外都是敌人，谁都不可能真心待我，唯有你。”再次将面庞埋入白莫峥胸前，红药的声音渐渐低了下去，“也许只凭这一点，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

此言一出，白莫峥心中疑惑更甚，可是还不等他开口问询，突然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劲的力道袭来，将他和红药震出老远，分别撞在了距离甚远的两棵大树上。

白莫峥勉力爬起，刚要看发生了什么事，却猛然发现他与红药刚刚站立的位置出现了一个身影，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师父。

“师父，您这是？”见师父神色凝重，白莫峥不禁心中一突，连忙问道。

“若为师再晚来一步，你恐怕就变成别人的腹中之食了。”鹤发童颜的老者瞥了他一眼，目光随即落在了那一袭红衣上。

见师父目光移开，白莫峥这才想起要去查看红药的情况，可是当他看向红药时，表情却僵住了。

原本娇俏可爱的少女此时不知为何竟变了一副模样，原本乌黑的眼睛化作了血红的瞳眸，白皙无瑕的面庞上现出了妖冶的花纹，自发间微微露出的尖耳与手上细长的指甲更表明了她并非人类的事实。

“红药你……”白莫峥瞪目结舌，完全不敢相信自己所看见的。

“老道士，你什么时候发现不对的？”红药优雅地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随即抬眼看向老者。

“莫峥与我说起你的遭遇时，我便觉得事有蹊跷。”老者冷哼一声，然后将事情的前因后果徐徐道来。

原来，路泽山山上山下风水本系一脉，若天象有异，山上、山下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路泽山上一直气候正常、雨水充足，红药却说山下已大旱数载，即便是普通山脉山上山下也不可能差距如此之大，更何况是风水联系更为特殊的路泽山。

白莫峥的师父随即想起这几年，越来越少有人上山打猎砍柴，近一两年更是人迹全无，白莫峥却突然自山中救回了一个来历不明的红药，他便打定主意安置好红药后，抽空下山一探究竟。

下山之后，白莫峥的师父不免大吃一惊，原来山下的确已连旱数年，但这干旱并非天灾所致，而是妖怪所为。

相传上古黄帝有女名魃，因所到之处必致大旱而又被称为“旱魃”。其实旱魃乃是一种妖怪，虽数量稀少但实力强悍，他们以人和人之恐惧为食，引发的干旱无人可解，除非他们死亡或者离开。山下幸存的村民

告诉白莫峥的师父，那名女魃在山下盘桓数年吃人无数，忽有一日说是嗅到了山上可口佳肴的味道，便突然离开村子进了山。

“早知那些凡人如此多嘴，我还不如将他们全部吃掉呢。”听罢事情的来龙去脉，红药不由有些懊恼地叹了口气。

“可是师父，若红药是旱魃，那……那为什么她上山这些时日，山中却全无影响呢？”白莫峥突然开口，显然还是不愿相信这个事实。

“莫峥哥哥，因为路泽山的结界削弱了我的妖力，所以我引发的干旱现在根本看不出来呀。”不等师父开口，红药倒是率先向他解释起来，然后，她又像是有些怕冷似的搓了搓胳膊。

“结界？”白莫峥有些发蒙。

“不错，结界、为师设的结界。”白莫峥的师父长袖一挥，右手陡然一柄长剑显现，“那汪寒水潭内的水乃是引自极北仙池，水温甚至比冥府的幽冥泉还要低，以此水为引构筑结界，即便是妖力再高深的妖怪也会受到压制，所以妖孽，受死吧！”

“难怪我总是觉得寒冷难耐，原来竟是你在作怪。老道士，别怪我没提醒你哦，年纪一大把了还舞刀弄枪的也不怕闪了腰。”红药微微一笑，脚步轻移间红影瞬动。

一直在旁边听得呆愣的白莫峥见红影蹁跹，这才回过神来想要大喊一声让师父小心，谁知他刚抬眼看向师父，红药已自他身畔掠过，纤细的手指间还夹着半截短剑。

“师父！”眼见老者摇摇欲坠，白莫峥连忙扑过去扶住他，焦急地查看他的伤势。

红药站定后随手将短剑甩到了一边，然后双手抱肘倚靠在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上，饶有兴味地看着白莫峥在他师父身旁一阵手忙脚乱。

“莫……莫峥，不要管为师，快逃。”老者剧烈地咳嗽着，神情凝重地抬手拭去嘴角蜿蜒而出的鲜血，原本清正威严的目光渐渐显出了浑浊之色，“为师着实低估了这女魃的修为，若非有寒水潭压制其妖力，恐怕她这一击立刻便能叫为师毙命当场。所以，莫峥，你快逃，只要你一心逃命，即便是她也不可能追上你！”

“莫峥哥哥，你当真要逃走吗？”听见老者的嘱咐，红药忍不住轻